

墨西哥的國家認同 — 被殖民與霸鄰的糾葛

紀舜傑

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所長

摘要

墨西哥是古三大文明—馬雅、托爾特克和阿茲特克文明的發源地，在西元 1521 年西班牙打敗阿茲特克帝國進行殖民之前，墨西哥因這三大古文明在人類文明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然而西班牙近 300 年的殖民，以較強勢的歐洲文明壓制墨西哥的原生文明，光榮的傳統中斷且淪為次等的殖民地。本文的重點在透過國家認同的探討，認識瞭解墨西哥，以一般國家認同中的建構論或是原生論，檢視墨西哥國家認同的建構元素，也討論美國成為墨西哥獨立建國後最重要的他者，在墨西哥的民族主義和國家發展上的影響，最後再以未來學的多層次因果分析法進行深層剖析。結論為墨西哥的國家認同建構歷程貫穿過去、現在、與未來三個時空，各種層面都含括原生論與建構論之要素。

關鍵詞：西班牙殖民、美墨戰爭、原生論、建構論、多層次因果分析

壹、前言

墨西哥是古三大文明—馬雅（Maya）、托爾特克（Toltec）、以及阿茲特克（Aztec）文明的發源地，在西元 1521 年西班牙打敗阿茲特克帝國進行殖民之前，墨西哥因這三大古文明在人類文明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然而西班牙近 300 年的殖民，以較強勢的歐洲文明壓制墨西哥的原生文明，光榮的傳統中斷且淪為次等的殖民地。儘管如此，墨西哥對整個拉丁美洲和全世界均有相當地文化影響。

因為西班牙的長期殖民，墨西哥是當今全世界最大的西班牙語系國家。二十世紀人類第一個大規模的社會革命是發生在墨西哥，從 1910 到 1917 是墨西哥農民兵對抗政府軍，各個革命派系也相互征戰，跟中國的軍閥割據類似。對外形象除了古文明的光榮歷史外，近來的貪污、政府失能、毒品暴力等負面印象始終揮之不去。學者的討論中也經常以其政府治理能力為弱點，例如 Grayson（2009）在 *Mexico: Narco-Violence and a Failed State* 一書中就認為，墨西哥因為掃蕩毒品，付出極大的代價，導致人命喪失與金錢流失，最後變成一個失敗的國家。另外 *Mexico's Security Failure: Collapse into Criminal Violence*（Kenny, et al., 2011）也是以墨西哥的暴力犯罪為題，將墨西哥貼上政府失能的標籤。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國家建構》一書中，也是以國家的整體治理能力（state capacity），包含領土維持、官僚制定執行政策的能力、課稅的能力、獲得外國支援的能力、與面對經濟挑戰的回應能力等，將墨西哥列為弱度國家（weak state）（Fukuyama, 2004）。

然而在全球排名上，墨西哥有高低不同的表現，在一個介紹全球退休生活的評比中（表 1），墨西哥被列為是第 1 名的退休天堂，美國的新聞也報導越來越多美國人到墨西哥退休，這些美國老人不受墨西哥黑幫販毒、綁架，等負面印象的影響，選擇到墨西哥看病甚至是退休。許多墨西哥建商，開始建造護理度假村，讓這些退休的銀髮族，能夠在設備完善的機構，享受退休生活（McIntyre, 2017）。

另外，根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 2017 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墨西哥人對自己國家的走向，85% 的墨西哥人不滿意當前國家

的發展，滿意者只有 13%（圖 1）。覺得經濟情況是好的只有 28%，不好的比率為 70%（圖 2）。整體國家問題，最嚴重的是犯罪（84%）和政治領導人的貪污（84%），其次是與毒品相關的暴力（82%）（圖 3）。這三項名列前茅的問題，與 2015 年的調查相比，都是超過 10% 的增加，代表墨西哥人認為問題更加惡化。這些調查結果，大致符合先前所提墨西哥較負面的形象。

表 1：墨西哥各種國際評比排名

國 際 評 比	墨西哥排名	國 際 評 比	墨西哥排名
清廉印象指數 2016	31	2017 全球 60 國英語流利程度	40
2016-17 年 IMD 世界競爭力評比	48	2016 Mercer 全球生活質量排名	127
2017 全球退休天堂	1	2017 經濟自由度	70
2016 GDP 排名	15	2017 年全球創新指數	58
世界各國和地區的人均的 GDP 排名	71	2017 全球和平指數	142
2017 年度全球營商環境	47	2017 世界上最危險國家	22
2017 年 GCI 排名（IT 類建設排名）	32	2017 國家人口列表	10
各國石油儲量排名	18	2017 新聞自由指數	147
2017 全球最適合工作與生活國家	3	2017 年全球最佳醫療國家	2
2017 全球金融中心科技綜合評估	152		

資料來源：

* 清廉印象指數 https://www.transparency.org/news/feature/corruption_perceptions_index_2016

* 2016-17 年 IMD 世界競爭力評比

<https://www.imd.org/globalassets/wcc/docs/release-2017/wcy-2017-vs-2016---final.pdf>

* 2017 全球退休天堂 <https://internationalliving.com/the-best-places-to-retire/>

* 世界各國人均 GDP 排名 <https://read01.com/zh-tw/gnakEy.html#.Wcu4u2iCxPY>

* 2017 年度全球營商環境報告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dxfw/nbgz/201610/20161001485889.shtml>

* 2017 年的 GCI 排名 http://www.huawei.com/minisite/gci/cn/country_profile-mx.html

* 2017 全球最適合工作與生活國家 <https://forum.gamer.com.tw/C.php?bsn=60076&snA=4160805>

* 2017 全球金融中心科技綜合評估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42794/deloitte-publishes-global-financial-technology-center-ranking-but-taiwan-is-not-on-the-list>

* 2017 全球 60 國英語流利程度：<http://www.moetw.org/2014/04/6033.html>

* 2016 美世全球生活質量排名 <https://www.mercer.com.tw/newsroom/quality-of-living-ranking-mercier-tw.html>

* 2017 經濟自由度 <http://www.heritage.org/index/rank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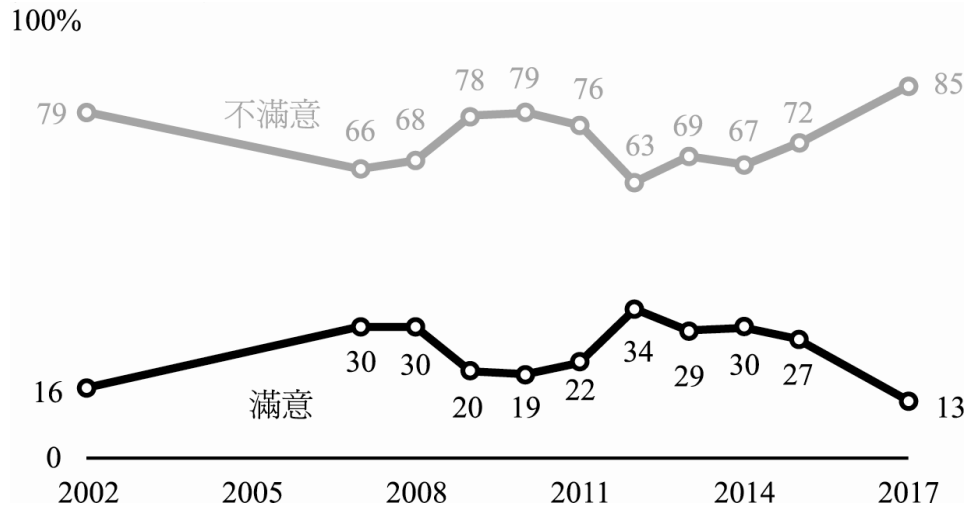
* 2017 年全球創新指數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1/201707/20170702608022.shtml>

* 2017 世界上最危險國家 <https://www.atlasandboots.com/most-dangerous-countries-in-the-world-ranked/>

* 2017 國家人口列表 <http://countrysometers.info/cn/Mexic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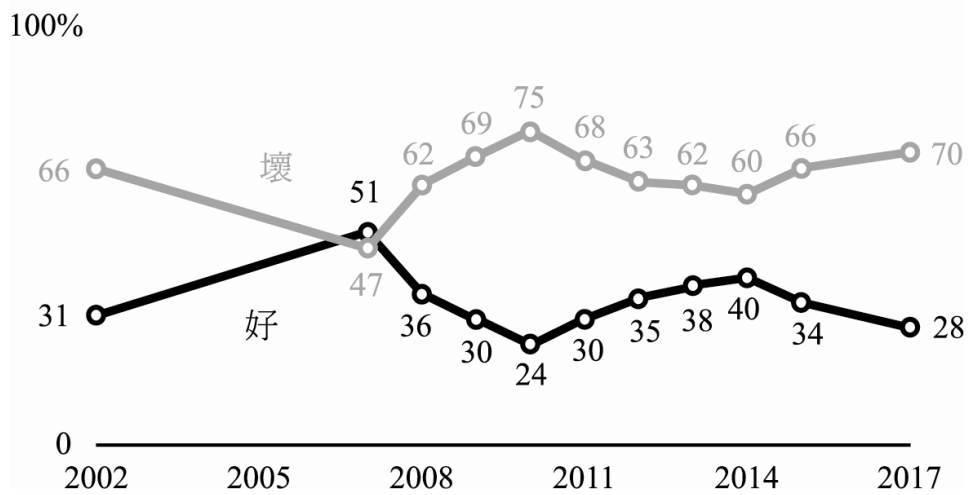
* 2017 新聞自由指數 <https://rsf.org/en/ranking>

* 2017 年全球最佳醫療國家 <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s/179251>



資料來源：Pew Research Center（2017）。

圖 1：墨西哥人對國家發展是否滿意



資料來源：Pew Research Center（2017）。

圖 2：墨西哥人覺得經濟情況好壞比率



資料來源：Pew Research Center (2017)。

圖 3：墨西哥人認為重大的問題

本文的重點在透過國家認同的探討，認識瞭解墨西哥，以一般國家認同中的建構論（constructivism）或是原生論（primordialism），檢視墨西哥國家認同的建構元素，也討論美國成為墨西哥獨立建國後最重要的他者（other），在墨西哥的民族主義和國家發展上的影響，最後再以未來學的多層次因果分析法（Causal Layered Analysis, CLA）進行深層剖析。

貳、國家認同的元素

認同是人類的天性，也是重要的需求。我們身上都有無限多的認同依附，舉凡性別、年齡、區域、城市、環境、學校、政黨、歷史、文化、經濟、藝術等等，都是我們在判斷自己與他人的相對應地位時，對自己和

人展現的存在意義與差別之所在。

國家認同是較具政治性的認同。國家認同是一個人對特定民族的附屬感，從民族到國家形成對自己所屬國度的界定，認定自己屬於哪個國家，對這個國家的定位、特性與發展有所期待，也藉此區分自己的同胞與外國人的關係。這種感覺可以從內在自我想像，也可以從外部團體而來 (Triandafyllidou, 1998)。

國家認同變成重點議題與冷戰結束後全球化的風起雲湧密切相關，各地區各民族的民族主義浪潮高漲，加上全球化後全球移民（含合法與非法）的興盛，在接受外來移民的同時，原本的優勢民族必須同時面對不同民族和文化背景的挑戰，民族衝突或是屠殺是極端不幸的回應方式與結果。因此，近代興起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與傳統自由主義下國家與個人相對應的二元政治模式，必須調整面對以民族或是族群為基礎的群體認同。杭亭頓稱國家認同是冷戰結束後，每個國家的重要課題 (Huntington, 2005)。

國家認同的所有概念都有界線，界定團體內外的成員，差別在這些界線是包容還是排他 (Hjerm, 1998)，以民族文化為基礎是較具排他性國家認同，這種原生論以共同的祖先、出生地的限制、種族、宗教，或是語言等民族文化為認同的基礎，這些標準客觀存在，個人沒有選擇的自由，這屬於是非題，而不是個人意願的選擇題。Smith (1991) 認定國家認同背後的民族主義是具有民族象徵性 (ethnosymbolism)，這些民族象徵性包含民族名稱、共同祖先、共享的歷史記憶、以及共同的故土，其中民族文化是最重要的凝聚力，而且對民族歷史的共同記憶是整個民族一脈相傳的薪火，因此民族是一群具有特定名稱，佔領固有領土，分享共同的神話和歷史記憶，形成一個大眾文化，共同經營經濟發展與政治制度 (Smith, 1991)。所以，民族主義的形成不是主觀的認定或想像。

與原生論相對的是建構論，這種偏向公民認同的標準較具包容性，且屬主觀認定。Anderson (1983) 認為民族不完全是血緣關係的結合，而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imagined political community)，民族的認同都是經過想像、塑造、或是捏造出來的。國家認同則是透過在歷史、語言、意識形態、和權力的交叉作用的想像建構而成。不同的文化群體在這個建構的

過程中，可能因為競爭而造成國家認同的爭議。

Yurdusev (1997) 認為國家認同是國家建構 (state-building) 和國家意識型態的產物，可分為兩個層次，一是民族國家的建立，另一是國家意識形態 (我們是誰，我們的世界觀) 的確立。國家認同除了根基於過往的共同性、血緣和地域的歸屬感之外，也可加入其他認同者對於未來命運一體的共同感，這些國家意識型態的認同是超越原生的標準而成。

參、墨西哥的認同論述

一、混血民族主義

墨西哥的獨立建國是國家建構和民族形塑的重要關鍵，擺脫西班牙 300 年的殖民，在找尋自身的意義時，墨西哥人面對的挑戰是以種族為界線或是以文化為認同基礎。由於西班牙殖民帶給墨西哥人口組成巨大的變化，當地印地安人與歐洲移民的混血 mestizo 成為最大多數的族群，然而獨立之後的墨西哥，在找尋比歐洲文化更原生的傳統時，一定得回到印地安血統中，但是現實是歐洲文明已經在墨西哥扎根，而且取得主導地位，也是現代化進步的象徵。完全以印地安古文明為號召，在現實上有困難，於是墨西哥就以歐洲人與墨西哥原住民族的混血為族群認同，這種混血民族主義 (mestizo nationalism) 所追求的目標類似美國與加拿大的種族融合。

持建構論的學者 Pansters (2005) 認為墨西哥的國家認同是一個真實化 (authentication) 的過程，而不是找尋真實元素。這種建構過程是特殊歷史情況加上制度安排與權力分配以綜合而成。在不以種族為分界歸類基礎時，墨西哥在這個民族主義的形塑中，印地安人的地位和角色是重要議題。印歐混血的優勢族群希望透過種族融合政策，讓印地安原住民族放棄傳統習俗語言服裝等而融入印歐混血的文化中 (mestizaje)，印歐混血文化認定真正的墨西哥人就是混血，不是歐洲人也不是印地安人，就像是加拿大的 Metis (紀舜傑，2012)。

Andrws Molina Enriquez (1868-1940) 主要的提倡者，他認為 19 世紀到墨西哥革命，所有的問題都是因為種族的不平等待遇而起，以種族為界

線讓墨西哥的階級對立嚴重，只有打破種族界線才能和平共處，只有透過混血，種族融合才能消除種族界線，塑造一個團結的墨西哥。獨裁的 Porfirio Diaz 也是藉這股混血的論述鞏固權力，然而他的統治基礎還是鞏固於藉著融合印地安民族，取得大片土地嘉惠支持他的商人與大財主。

面對混血民族主義，許多印地安原住民拒絕此種融合，他們同意可以不以種族為界線定義墨西哥人，但是堅持印地安文化的獨特性，甚至呼籲只要認同行使原住民族習俗生活的都被歸類為印地安人，一個完全是印地安血統的人仍可以被歸類為混血，只要他仍堅守印地安文化。

二、革命民族主義

墨西哥開啓人類在二十世紀第一場重大的社會革命，在各方勢力歷經慘烈的征戰鬥爭後（革命的主要人物幾乎都是被暗殺身亡），墨西哥希望藉由革命的結束，重新凝聚國人的團結，所以墨西哥二十世紀的國家認同都與墨西哥革命的圖像、顏色、英雄、敘事、符號、與制度有關（Benitez, 1992）。總結接收革命成果的革命制度黨（PRI）以革命民族主義開始建立黨國體制，將革命的核心訴求：民族主義與主權、自由與民主、正義與社會公正，列為黨的理論綱領和基本原則。在統一團結的口號治國下，不容許反對勢力存在，利用墨西哥人渴望當家作主的情緒，使用經濟成果當作是統治的權力正當性來源（economic performance legitimacy），長期執政至 2000 年才被墨西哥人政黨輪替。

PRI 政府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歷史論述一直以革命為主體，在確認自身的統治正當性與永久執政的計劃下，對革命的推崇奠定國家認同（或只是政黨認同）的基本要素，反革命就是反執政者。所有質疑革命或有不同意見者都被當權者視為反動份子。

即使在革命民族主義的號召下，十九世紀延續下來，關於印地安原著民族與文化的融合與主客本體問題仍是重大議題。混血民族主義仍是革命後的主流認同，墨西哥人無法拋棄歐洲的血統，但是也不能忘記印地安民族的傳統。在確立不以族群為認同界線後，改成以文化的位階現實來強調融合的必要性，像 Manuel Gamio 的主張，雖然不同意種族有優劣之差別，

但是他不否認在文化上，印地安人的文化較落後（culturally retarded），特別是在科技的面向上（Swarthout 2004），但是印地安人不應該被排除在建構墨西哥的認同過程中，這必須由優勢的混血族群來邀請主導，要讓印地安人不再覺得歷史都是殘酷的排斥，自己完全是局外人（exotic），印地安人應該參與墨西哥的現代化饗宴（banquet of modernity）（Benitez, 1992）。

這種論述掀起推崇印地安人藝術的風潮，被推舉為是墨西哥的民族藝術（national art），是墨西哥的民族主義的重要元素（Mraz, 2009）。於是，墨西哥壁畫運動於 1920 年代開始被廣泛推廣，也藉著印地安傳統的壁畫藝術重建革命後的秩序，這對當時普遍識字率較低的墨西哥人而言是個比文字更有效的國家認同建構，這類作品多數皆具有社會教育意義與政治色彩，強調墨西哥可以融合印地安人的傳統藝術與歐洲的藝術，進而顯耀墨西哥的光榮歷史（Beezley, 2008）。

三、薩帕塔民族游擊隊的挑戰

薩帕塔民族游擊隊（西班牙語：Ejército Zapatista de Liberación Nacional, EZLN）是一支由墨西哥最南端的恰帕斯州的人民與原住民族所組成的游擊隊，以革命英雄埃米利亞諾·薩帕塔·薩拉薩爾（Emiliano Zapata Salazar, 1879-1919）為名，薩帕塔是墨西哥主張土地改革，打破種族歧視與階級不平等的革命領袖，他的主張與行動不只在墨西哥造成重大的變革，也對世界上的土地與自由的運動有深遠的影響。

在 1994 年 1 月 1 日，墨西哥與美國與加拿大所簽訂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FATA）生效的當天，薩帕塔民族游擊隊發動抗爭，他們要捍衛自身與印地安人的權利，反抗五百年來的西班牙帝國主義而戰，雖然西班牙只有殖民墨西哥三百年，但是他們認為墨西哥並未真正獨立自主，印歐混血承繼的仍是歐洲對墨西哥的殖民統治。

薩帕塔民族游擊隊對 NFATA 的不滿，轉成是對抗北美帝國主義的吞併，並與國際上反全球化的浪潮結合，被塑造是二十世紀最後一場社會革命。美國是他們控訴的主要對象，這也掀起墨西哥對美國這個在獨立建國後最重大的壓迫力量的新的批判。這波墨西哥定位的標準論述是：在這個層面

來看，墨西哥人不是洋基仔 (in many ways being Mexican means not being gringo) (Morris, 1999: 371)。所以以下我們將討論美國與墨西哥的國家認同建構的互動關係。

肆、美國的影響

美國人的西部拓荒，在墨西哥於 1821 年獨立之後，進入當時的墨西哥領土德克薩斯、加利福尼亞等地尋求經商機會，這些墨西哥領土的居民極少，美國移民以數量的優勢，加上距離墨西哥中央政府偏遠，美國人逐步掌握這些地區。

墨西哥政府也意識到美國人的侵佔領土野心，以限制美國移民為反制，此舉引起美國人的不滿，雙方衝突一觸即發。1836 年美國移民推動在德克薩斯宣佈成立德克薩斯共和國，對抗墨西哥中央政府爭取獨立，墨西哥不承認德克薩斯的獨立，並警告假如美國政府介入此紛爭則兩國不免一戰。在英國調停失敗後，美國更進一步於 1845 年宣布假如德克薩斯共和國願意加入美國的話，美國將承認其領土界線，同年德克薩斯加入美國成為美國的第 28 個州。隔年兩國正式開戰，1847 年美國攻下墨西哥市，墨西哥敗戰，1848 年簽訂『美墨條約』，美國獲取對加利福尼亞、內華達、猶他的全部地區，以及科羅拉多、亞利桑那、新墨西哥和懷俄明部分地區，同時美國亦向墨西哥支付 1,825 萬美元作為補償。美國建國史上最大規模的領土擴張，奪取墨西哥大半領土，埋下兩國矛盾與墨西哥人仇視美國的種子。墨西哥在戰後失去了大半江山，並此後始終留有對美國的仇恨。但美墨戰爭也促使墨西哥國內形成了建國以來一直缺乏的民族主義觀，這讓後來的強人統治者，例如迪亞茲 (Porfirio Diaz) 以此為號召鞏固政權。

美墨戰爭不只是美國擴張領土的歷史上一場具有重大意義的關鍵性戰爭，它也讓美國的經濟得到良好的發展機會，同時因為東北部的工業發展導致和南方各州在黑人奴隸制上的紛爭加劇。然而美國內部有些不同意見，認為美國以戰爭攻佔墨西哥領土是侵略者的行為，例如當時還是國會議員的林肯曾說這場戰爭根本就沒有必要發生，更不應該在那場戰爭中讓

美國的士兵流血犧牲（Lincoln, 1848）。

除此之外，1860 年時法國拿破侖三世（Louis Napoleon III）聯合英國和西班牙遠征墨西哥進行討伐，藉口對墨西哥討還債務，企圖在墨西哥建立法國王朝。墨西哥還清債務之後，英國和西班牙撤離。但是拿破侖拒絕撤走軍隊，並支援政變，用武力扶持了一個奧地利人做墨西哥皇帝。墨西哥總統貝尼托華雷斯（Benito Juarez）則逃至美國邊境附近。美國立即對法國提出抗議，稱法國佔領墨西哥破壞了美國門羅主義外交原則。當時的美國正處於南北戰爭期間，無暇對法國採取強硬措施。但是在南北戰爭一結束，美國立即做好在必要時派兵前往墨西哥邊境的準備，以保衛墨西哥的主權領土完整。後來拿破侖三世當時面臨歐洲本土戰爭的危險，自覺再企圖掌控墨西哥甚至與美國起衝突，將會惡化其在本國的地位，因此拿破崙三世放棄了墨西哥。墨西哥前總統華雷斯和他的流亡政府重返政壇，並且恢復了墨西哥的主權。

同時期美國的天定命運（Manifested Destiny）主張出現，以傳播進步的現代文明和基督教為美國受天賦的使命，向西拓展上帝的福音區，認為美國向西擴張領土不僅有上天賦予的合法性，而且絕對不是像歐洲的帝國主義擴張行為，而是對廣大民智未開的落後地區，傳播民主制度的神聖救援（如圖 4）。由圖 5，我們也可以清楚看出這波向西擴張的具體成果，從墨西哥取得的領土涵蓋現今美國的近 10 個州，美國全國四分之一多面積的土地。

美墨戰爭加上美國大力向西擴張的舉動，讓墨西哥人怨恨加劇。墨西哥 19 世紀著名的科學家與政客 Lucas Alamán 曾說墨西哥人與美國人大不同，我們不像美國人是奸商、是歐洲各國來的惡棍，而且最大本事是掠奪可憐的印地安人（Paxman, 2017）。然而美國的國力提升與物質文明的先進發展，也激發出仇美、懼美、媚美的複雜民族情緒，有人稱這是 gringophobia，意指墨西哥在美墨戰爭後，有時隱晦，有時大聲疾呼，發洩對美國的仇恨，但是又有些自卑，而把所有墨西哥的問題都怪罪在美國（Paxman, 2017）。



資料來源：SWCA（2010）。

圖 4：美國天定命運宣傳圖



資料來源：Maps.com（n.d.）。

圖 5：美國的領土變遷歷程

二十世紀墨西哥革命後，墨西哥的民謠歌曲鄙視美國人，將美國視為永久的敵人，只會掠奪墨西哥的一切，從石油、金銀財寶、到美麗的女人都搜刮一空。1930 年代墨西哥的總統 Lázaro Cárdenas 將美國和英國的石油公司收為國有，讓他變成墨西哥在二十世紀最受愛戴的領導人。美國鉅商 William Jenkins 因為在墨西哥投資龐大事業，政商關係良好，掌控墨西哥第二大銀行，但也被視為是來自美國的邪惡勢力，被墨西哥報紙諷刺為是墨西哥的地主兼雇主（Lord and Master），右派人士歡迎他的投資，左派人士則視他為美國協惡勢力的代表反應墨西哥人對美國又愛又恨的矛盾（見圖 6）。



資料來源：Paxman（2017）。

圖 6：墨西哥報紙嘲諷美國巨商 Jenki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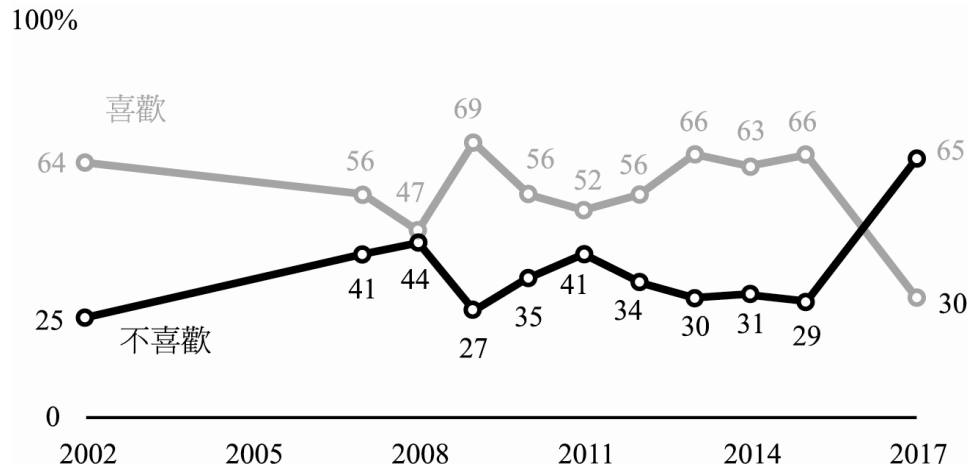
曾被富比士雜誌選為墨西哥最有影響力的女性的 Denise Dresser，曾說她從小在墨西哥讀的教科書都說美國是敵人，偷竊墨西哥大半的領土，是醜陋的美國人。但隨著 1994 年 NAFTA 的簽訂，美國與墨西哥的經貿和人員流動與日俱增，這對雙方的認同都產生影響，墨西哥學者稱這是「美國的墨西哥化」（Mexicaniz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與「墨西哥的美國化」（Americanization of Mexico）（Lajous, 1995）墨西哥人以合法及非法方式

大量進入美國境內，除了資金回流至墨西哥家中外，對美國的情感也會改變，在親身經歷美國的進步後，許多墨西哥人對美國的愛恨矛盾更加明顯。

在美國這方面，則是對大量墨西哥移民的文化衝擊產生疑慮，例如哈佛大學著名的政治學者，Samuel P. Huntington（2005）所著關於美國國家認同的著作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他認為美國的認同危機來自美國社會長期以來朝向分解（disintegration）道路邁進的結果。美國之所以走向分解主要是受到三個文化發展所影響，首先就是多元文化主義，Huntington 認為多元文化主義嚴重破壞美國的公民教育。第二個發展勢力就是「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許多左派學者和國際非政府組織都強調國界已被打破，國家的主權和主體已被穿透，因此國家的主體性存在大受質疑。第三個文化發展就是美國的「西班牙裔化」（Hispanization of America），在這個浪潮下，大量的西班牙裔的移民拒絕融入美國社會，並且計畫將美國變成一個雙語和雙文化的國家，就像加拿大一般。這個浪潮勢力龐大除了其移民數量外，主要的是他們的母國就緊鄰著美國國土，因此，他們不願放棄原有認同的心意更加堅定。這一波由墨西哥移民形成的移民潮與之前的移民潮不同的地方在，墨西哥裔移民並未嘗試融入美國的主流文化，而且美國主流社會也沒有加以要求他們融入。墨西哥裔移民抗拒美國主流社會的價值是多元文化主義所造成，這些多元文化主義徹底否定幾百年來美國化的成果（紀舜傑，2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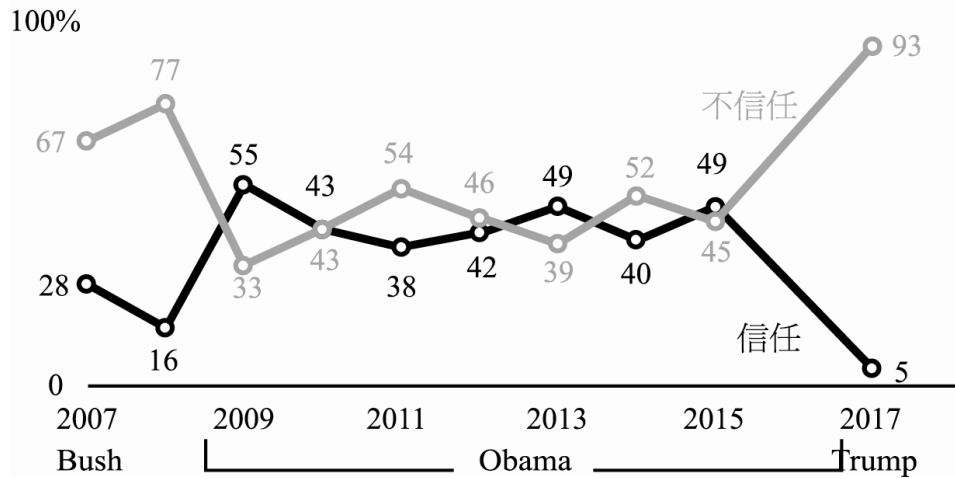
根據美國的調查顯示，墨西哥人對美國的好感度創新低，從 2002 年的 64% 降到 2017 年的 30%。沒有好感的比率則從 2002 年的 25% 提升至今年的 65%（圖 7）。對美國總統做對事情的信心度，則從 2007 年小布希總統的 28%，降到今年對川普只有 5%，之間對歐巴馬的信心度則都維持在 38%～55% 之間。沒有信心的程度則從 2002 年的 67% 竄升至 2017 年的 93%，可見墨西哥人對川普的作為極度地沒有信心（圖 8）。

整體而言，較年輕的墨西哥人對美國的好感度較年長者高，18～29 歲的年輕人最高達 37% 對美國有好感，50 歲以上的好感度最低，只有 17%。收入較高者對美國的好感度（38%）也比收入較低者高（25%）。高中以上學歷的人（43%）也比較低學歷的人（20%）高（圖 9）。居住地越靠近美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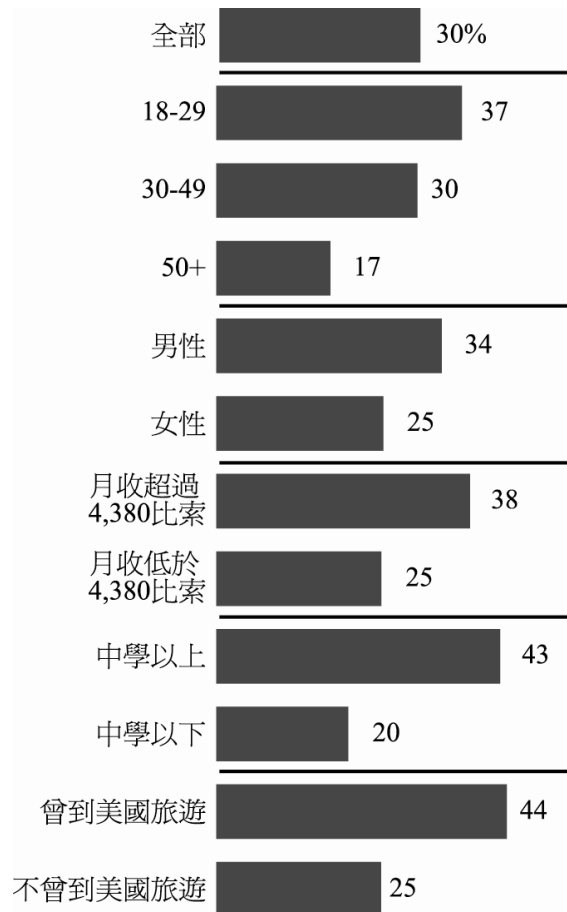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Pew Research Center (2017)。

圖 7：墨西哥人是否喜歡美國



資料來源：Pew Research Center (20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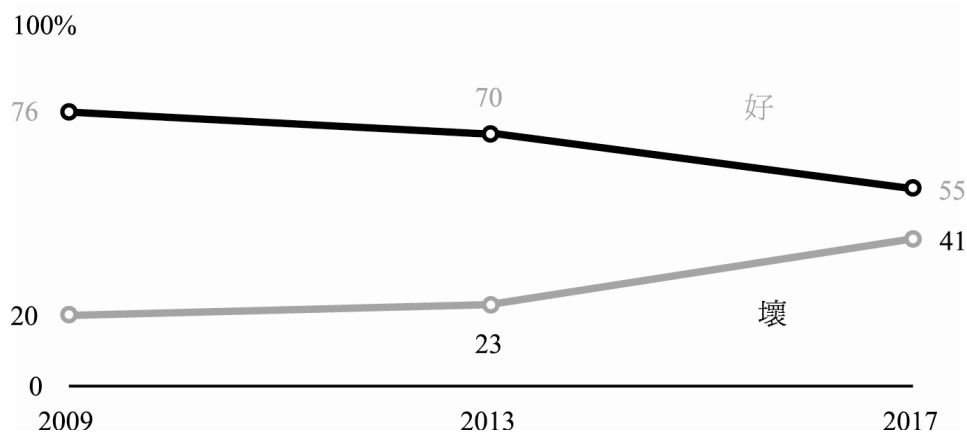
圖 8：墨西哥人對美國總統是否信任



資料來源：Pew Research Center（2017）。

圖 9：墨西哥人對美國好感度分布比較

人對美國的好感度也較居住較遠的人高。認為與美國的經濟往來對墨西哥是正面效益的從 2009 年的 76% 降到 2017 年的 55%，認為是負面的則從 2009 年的 20% 增加到 2017 年的 41%。以上調查大致都符合我們先前整體討論所得之概念（圖 10）



資料來源：Pew Research Center (2017)。

圖 10：墨西哥人對與美國的經濟往來之效益

有趣的是，在美國 2004 年暢銷電影《明天過後》(The Day after Tomorrow) 中，有一段情節是美國遭到氣候變遷的襲擊後，美國總統竟然要搭機前往墨西哥避難，但不幸的是以墜機收場。這安排似乎把墨西哥當成是美國的避難所，與先前提到真實狀況的日益增加的美國老人選擇到墨西哥養老退休，都有轉化墨西哥與美國互動關係的明示與暗示。

美國智庫 Stratfor 創辦人 George Friedman 也出版了一本《未來一百年大預測》(The Next 100 Years)，其中預言 2050 年將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北美依舊是全球的重心，但北美的實力分布會產生變化，墨西哥會大幅崛起，到 2100 年全面挑戰美國霸權。其實證推論基礎在於當前墨西哥綜合經濟實力排名全球 15，而且墨西哥的石油資源、大量外匯存底、甚至毒品交易都能帶來可觀的現金資金，這些都是墨西哥崛起的硬實力。另一方面，由於美國人口將持續下降，而來自墨西哥的移民會不斷增加，杭亭頓擔憂的全面墨西哥化的情況會成真。甚至美國南部將出現「墨西哥人黨」，以收復美國從墨西哥佔領的領土為訴求，與墨西哥民族主義裡應外合，翻轉兩個世紀來墨西哥遭到美國欺壓的態勢。當然這只是 Friedman 個人的預言，但是我們還是可以看出這對鄰國的未來的不同可能性。在預言之外，以下我們將以未來學的多層次因果分析法，對墨西哥的國家認同進行深層剖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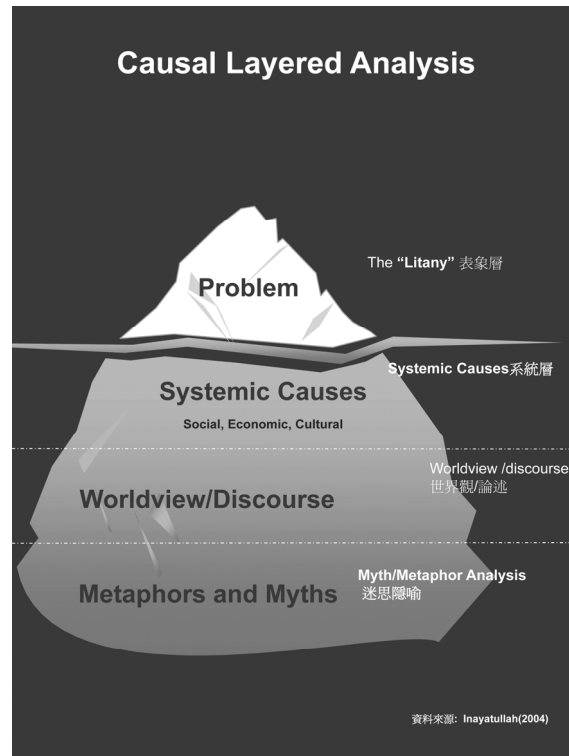
伍、多層次因果分析

CLA 在未來學裡既是理論也是研究方法，在理論層次它是企圖整合社會科學的實證、批判、文化分析、和行動研究的認知模式，認為人類的認知是垂直的活動，知識的根源來自歷史、文化、社會結構，呼應傅柯（Michael Foucault）所主張的「知識的歷史框架」（historical frame of knowledge），即各種知識都是在特定的歷史底下的產物（Foucault, 1973）。另外 CLA 也融合 Johan Galtung（1996）所主張的文明密碼（deep civilizational codes），即要了解國際關係必須瞭解各國的文明根源（civilizational origins），例如不同文明對女人、他人、自然、歷史的觀點都不同。簡單地說，CLA 是對問題的深度剖析，對問題的成因和定義從最表面到最深層地抽絲剝繭，希望能找到最根底的密碼（Inayatullah, 2004）。

CLA 由上述理論基礎發展出的方法為，將問題的討論分為四個層次（圖 11），第一個層次稱為表象層（litany），在媒體上看到的統計數字、新聞報導、具有特殊目的事件宣傳基本上都是這個層次的論述方式。製造無力感、恐慌、責怪他人或事件當事人（政府官員或政治人物）。對問題的來龍去脈或基本假設都未能加以質疑或挑戰。

第二層為系統層（systemic causes），會關注問題的系統性的原因，包括政治的、經濟的、環境的、歷史的、社會的、和科技的因素。政府和各種事件關係人的角色會被探討，也會利用數據資料解釋事件，數據會被質疑，但是不會根本推翻其既定的框架，媒體的社論或分析性的文章大部分是這一層次的探討。

第三個層次是世界觀／論述（worldview/discourse）的分析，探討支持和合理化特定事件的論述和世界觀。找尋超越當事人的深層的社會的、語言的、和文化的原因。重新檢視或是重新定義問題之所在。重新解構我們對問題的認識。這個層面又可分為幾個層級，第一級是利益攸關者（stakeholder），檢視各個利益相關的個人和團體。第二層是對世界的正當期待的意識型態（how the world is and should be），例如是經濟至上或是永續發展等的願景期待。第三層是文明背景透過世界觀的展現，例如西方的世



資料來源：Inayatullah（2004）。

圖 11：多層次因果分析的四個層次

界觀、伊斯蘭的世界觀、或是儒家的世界觀。第四層是認識論的，例如現代的、後現代的、前現代的認知。

第四層是隱喻或迷思（metaphor or myth），這一層是深層和集體的原型的故事，是潛意識的和情感性的面向，提出大膽和訴諸感性的角度和觀點看待問題，所用的語言可能較不明確，但是希望刺激意象的想像，希望觸動人的心而不是人的腦（感性大於理性）。¹

我們在墨西哥的國家認同的表象層看到的是表面的問題，即墨西哥是暴力犯罪、毒品氾濫、貪污無能的政府，與美國的愛恨情仇，另外印地安

¹ 關於 CLA 的諸多實際案例研究運用，請參閱紀舜傑（2017）。

原住民族的文化權力抗爭也是表面上顯著的問題。這些問題經常都佔據媒體報導的焦點，很容易就造成外界對墨西哥的刻板印象，也形成墨西哥人的自我認定。

在系統層，我們看到墨西哥的被殖民經驗是建構國家認同的重要因素，因為西班牙人帶來族群的多元，文化宰制也形成印地安原生文化的掙扎。建國後的民族主義先後有混血民族主義、革命民族主義的論述，跳脫種族界線，以文化表現作為凝聚國家認同的要素。革命民族主義則是以民族自主、民主自由等為號召，訴求國家團結與安定。與美國的政治經濟互動也是系統層問題，如何與美國的霸權周旋，並獲得實質利益，而且維持自身的榮譽感（消除自卑感）都是主要課題。

世界觀與論述層面，墨西哥人以被殖民前的古文明為榮，被殖民是民族創傷，然而與其他被西方霸權殖民過的國家相同，都掉入殖民國優勢先進的文明與相對落後的本土文明之間取舍的後殖民矛盾中（紀舜傑，2015）。另外，與超級強權為鄰形成的世界觀，有稱羨崇拜的成分，也有相對落後與被欺壓的宿命感。

最後在迷思與隱喻上，Paz 的遺忘但是孤獨是最佳寫照，墨西哥人想遺忘被殖民的不光彩，或是無法遺忘印地安古文明的光榮，不論是哪一種遺忘，帶來的都是孤獨感（趙鎮江、王秋石等譯，2014）。另外，Diaz 的被上帝遺棄但被美國覬覦（so far from God, so close to the US.）也是深植墨西哥人心裡的情懷，與美國的比鄰夾雜許多複雜的民族情緒。

表 2：墨西哥國家認同之 CLA 分析

表象層 (litany)	暴力犯罪、貪污腐敗、政府失能、原住民族抗爭
系統層 (systemic causes)	歷史傷痛、混血與原生的掙扎、與美國的政治經濟互動
世界觀 / 論述 (worldview/dicourse)	光榮傳統、後殖民矛盾、與美國為鄰
隱喻 / 迷思 (metaphors/myths)	遺忘但孤獨、與上帝及美國的距離、遺棄與覬覦

陸、結論

認識與理解墨西哥的國家認同建構歷程後，更加確認在國家認同的研究上必須貫穿過去、現在、與未來三個時空，找尋各種層面的建構元素（紀舜傑，2015）。墨西哥有一個特別的博物館，名為 Museum of Interventions，展示墨西哥在近代遭受西班牙、法國、與美國入侵的歷史，博物館所在地就是美墨戰爭時的一個主要戰場，館中展示美國大軍壓境的歷史圖畫，生動地呈現美國人的武力侵犯。墨西哥人希望藉這個博物館彰顯民族自決的普世價值，也是控訴這些侵佔欺負墨西哥的外國政府。綜合而論，原生論與建構論的因素都是墨西哥國家認同之要素來源。

被殖民的歷史傷痛，讓墨西哥的認同中有著防衛性的民族主義，特別時面對美國這個霸權鄰居，自認是上帝的選民，充滿驕傲與使命感的以武力滿足其進攻形民族主義。而墨西哥只能卑微的防守，並存在著濃厚的被歧視與羞辱的難堪。

在自己內部的認同形塑上，如何取融合取捨被殖民前的古文明與西班牙殖民者的現代文明是主要挑戰，不以族群血緣做為分界線的融合，在文化上的優劣辯證傷害了印地安原住民族的融入。就像 Paz 描寫墨西哥人因為找不到這兩者的融合之道，只好抹除遺忘印地安文化，最後墨西哥可能離開了衝突所形成的迷宮，但所得到的卻是孤獨（Octavio Paz, 2014）。

或許大家傾向認定美國在未來仍會是墨西哥國家認同的最重要的他者，地理上的距離與美國的霸權地位，似乎注定墨西哥難以擺脫此強勢的他者。但是真正的墨西哥民族主義者可能不會接受如此的先決未來（predetermined future），薩帕塔民族游擊隊是否能夠碰撞出不同的民族主義，值得我們持續觀察。

參考文獻

- 紀舜傑，2012。〈Métis 的認同旅程〉《台灣原住民族研究期刊》3 卷 2 期，頁 47-65。
- 紀舜傑，2015。《國家認同之比較研究》。台北：翰蘆圖書。
- 紀舜傑，2017。〈問題定義是解答的關鍵——多層次因果分析法之介紹與應用〉收於施正鋒（編）《淵博與創思：洪鎌德教授八十高壽慶賀文集》頁 43-60。台北：五南圖書。
- Anderson, Benedict. 1983. *The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 Foucault, Michael. 1973.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Fukuyama, Francis. 2004. *State-Building: Governance and World Order in the 21st Centu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Galtung, Johan. 1996. *Peace by Peaceful Means: Peace and Conflict, Development and Civilization*. London: Sage.
- Grayson, George W. 2009. *Mexico: Narco-Violence and a Failed State*.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Hjerm, Mikael. 1998. "National identities, National Pride and Xenophobia: A Comparison of Four Western Countries." *Acta Sociologica*, Vol. 41, No. 4, pp. 335-47.
- Huntington, Samuel P. 2005.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Inayatullah, Sohail, ed. 2004. *The Causal Layered Analysis Reader*. New Taipei: Tamkang University Press.
- Kenny, Paul, Monica Serrano, and Arturo C. Sotomayor, eds. 2011. *Mexico's Security Failure: Collapse into Criminal Violence*. New York: Routledge.
- Lajous Vargas, Alejandra. 1995. "Mexico: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in Robert L. Earle, and John D. Wirth, eds. *Identities in North America: the Search for Community*, pp. 102-1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incoln, Abraham. 1848. "Abraham Lincoln on the Mexican-American War (1846-48)." (<https://library.brown.edu/create/modernlatinamerica/chapters/chapter-14-the-united-states-and-latin-america/primary-documents-w-accompanying-discussion-questions/abraham-lincoln-on-the-mexican-american-war-1846-48/>) (2017/12/18)
- McIntyre, Erin Siegal. 2017. "America's Renegade Retirees." *U.S. News and World*

- Report* (<https://www.usnews.com/news/best-countries/articles/2017-05-03/more-american-retirees-head-to-mexico-some-illegally>) (2017/12/18)
- Maps.com. n.d. "Growth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1853." (<https://www.maps.com/growth-of-the-united-states-to-1853.html>) (2018/1/27)
- Morris, Stephen D. 1999. "Reforming the Nation: Mexican Nationalism in Content."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Vol. 31, No. 2, pp. 363-97.
- Mraz, John. 2009. *Looking for Mexico: Modern Visual Culture and National Identit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Octavio Paz, *El laberinto de la soledad* (趙鎮江、王秋石等譯), 2014。《孤獨的迷宮》。中國北京：燕山出版社。
- Pansters, Wil G. 2005. "Authenticity, Hybridity, and Difference: Debating National Identity in Twentieth-century Mexico." *Europe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No. 45, pp. 71-93.
- Paxman, Andrew. 2017. "The Return of Gringophobia." *Slate* (http://www.slate.com/articles/news_and_politics/foreigners/2017/05/what_the_history_of_mexican_anti_americanism_can_tell_us_about_the_trump.html) (2017/12/18)
- Pew Research Center. 2017. "Mexican Views of the U.S. Turn Sharply Negative." (<http://www.pewglobal.org/2017/09/14/mexican-views-of-the-u-s-turn-sharply-negative/>) (2017/12/18)
- Schmidt, Henry C. 1978. *The Roots of Lo Mexicano: Self and Society in Mexican thought*. College Station: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 Smith, Anthony D. 1991. *National Identity*. Reno, Nev.: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 SWCA (South Williamstown Community Association). 2010. "Gateway to Manifest Destiny." (<http://southwilliamstown.org/2010/06/williamstown-gateway-to-manifest-destiny/>) (2017/12/18)
- Triandafyllidou, Anna. 1998.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Other'."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 21, No. 4, pp. 593-612.

Mexican National Identity: Colony and Periphery Struggle

Shun-Jie Ji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Direct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Futures Studies
Tamkang University, Tamsui, New Taipei, TAIWAN*

Abstract

Mexico has a significant role in human development history given the three oldest civilizations of Maya, Toltec, and Aztec were cultivated there. Its glorious days were interrupted by Spanish colonization, which became the major driving force for Mexican identity struggle. The other dominant force came from the expanding empire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19th century. This article uses primordialism and constructivism to explore the elements of Mexican national identity. Then by using Causal Layered Analysis (CLA) to dissect those elements to reach the conclusion that primordialism and constructivism both contribute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Mexican national identity.

Keywords: Spanish Colonization, U.S.-Mexico War, primordialism, constructivism, CLA